

雪乃纱衣

彩云国物语 外传

近朱者赤 · 青出于蓝



南海出版公司



号外号外，精彩纷呈的彩云国大揭秘！

朝廷官员李绛攸和蓝楸瑛组成“包子军团”，前往传出异闻的府库捉鬼；黑州少年杜影月原本籍籍无名，却一举高中状元；“孔雀男”蓝龙莲滑稽登陆王都，瞬间搅得城下天翻地覆；平民少女红秀丽抱恙在家，朝中重臣为何竟纷纷前来探望？秋季祭典火热进行中，是哪对令人意想不到的情侣浮出水面？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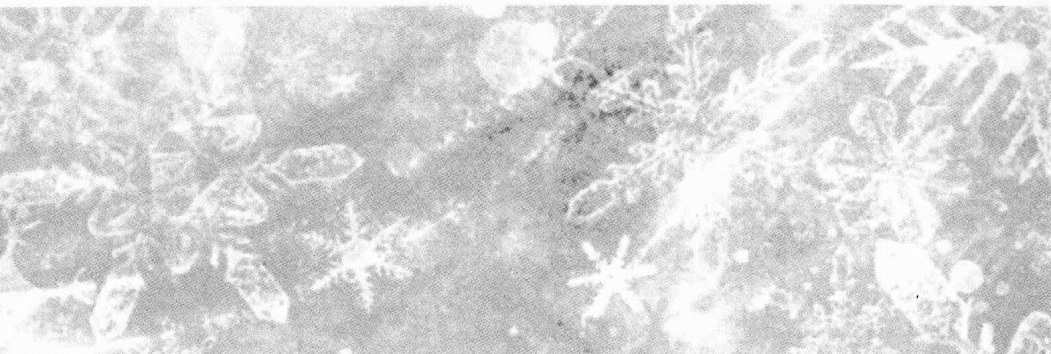
定价：22.00元

ISBN 978-7-5442-5323-9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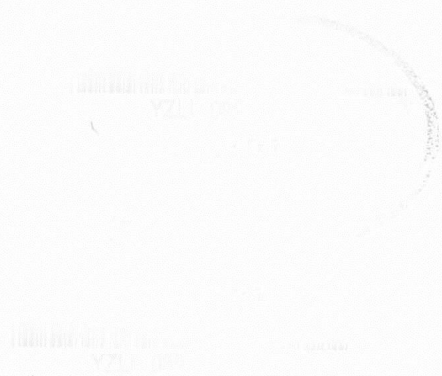
9 787544 253239 >

〔日〕雪乃纱衣◎著 吕相儒◎译



221 0890062876

彩云国物语 外传
近朱者赤·青出于蓝



南海出版公司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彩云国物语(外传):近朱者赤·青出于蓝/[日]
雪乃纱衣著;吕相儒译.-海口:南海出版公司,
2011.5
ISBN 978-7-5442-5323-9

I.①彩… II.①雪…②吕… III.①长篇小说-日
本-当代 IV.I313.4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1)第010208号

彩云国物语(外传):近朱者赤·青出于蓝

[日]雪乃纱衣 著

[日]由罗绘里 绘

吕相儒 译

出 版 南海出版公司 (0898)66568511
海口市海秀中路51号星华大厦五楼 邮编 570206
发 行 新经典文化有限公司
电话(010)68423599 邮箱 editor@readinglife.com
经 销 新华书店

责任编辑 翟明明
特邀编辑 杜益萍
装帧设计 王晶华
内文制作 田晓波

印 刷 三河市三佳印刷装订有限公司
开 本 880毫米×1230毫米 1/32
印 张 10.75
字 数 160千
版 次 2011年5月第1版
印 次 2011年5月第1次印刷
书 号 ISBN 978-7-5442-5323-9
定 价 22.00元

版权所有, 未经书面许可, 不得转载、复制、翻印, 违者必究。

目录

近朱者赤

捉鬼大作战 3

会试前夕的大骚动 35

探病阵线出现异状 87

蔷薇公主 129

青出于蓝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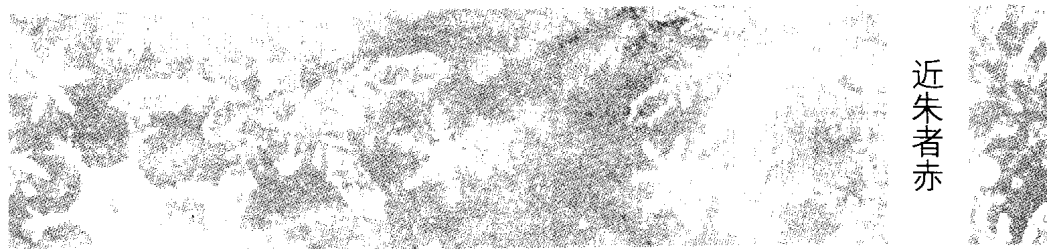
龙莲台风登陆王都 143

初恋大奔波 189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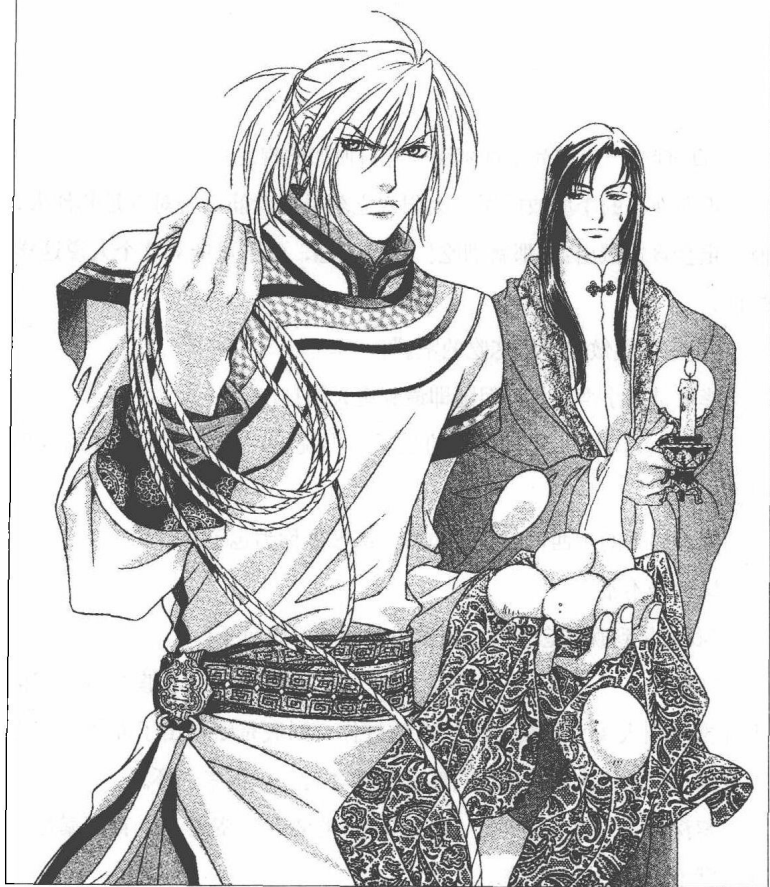
蓝龙莲诚心献给知心好友的州都之游 259

在现实中累积梦想 329

近朱者赤



捉鬼大作战



序

“真难吃。”吏部尚书红黎深一开口便如此抱怨。

正在泡茶的李绛攸听罢，太阳穴立刻暴出青筋。若对方是其他人，他一定会直接喊出：“那就别吃！”很遗憾，他不可能对这个人说这样的话。

“是您让我做包子给您吃的吧。”

绛攸试图小声抗议，但随即遭到更大的打击。

“我可没让你做这么难吃的包子。再说这叫包子吗？我看倒像煎饼。”

那个扁平的东西再怎么偏心看，都很难称为包子。

绛攸仍不服气。

“我从早到晚被您使唤，根本没时间练习做包子！”

“哎呀……”黎深夸张地叹了口气，“明明是自己不够努力，却把责任推到别人头上。我可没这么教过你，到底是哪里出了差错？茶也不及格。应该抓准时机泡出苦味和甜味才对……再来一杯。”

黎深口口声声说难吃，却仍不停地吃着包子喝着茶。青筋暴出的绛攸默不作声地继续斟茶。

冷不防，扇子“啪”的一声响起。

来了！绛攸顿时提高警觉。刚被传唤时，他心生不祥的预感。在黎深遣退所有人之后，他就更肯定了。

红黎深三十出头就已成为朝廷重臣，可谓是年轻有为的特例。但在旁人眼中，绛攸更是有过之而无不及。

众人只知黎深手段高明，唯有少数人了解他真正的个性。绛攸作为其中一员，早就明白与黎深独处绝没什么好事。

这次会是什么事？绛攸半是放弃地盯着黎深，随即得到一个十分优雅的微笑——铁定是坏事。

“霄太师要求你明天起担任陛下的随扈，好好加油吧。”

绛攸脸上的表情顿时消失，随即以冰冷的声音不屑地说：“我不愿意，另请高明吧。”

“啪”的一声，黎深的扇子再次发出声响。

“我昨天让你做包子，你也说不愿意，对吧？”

“啊？那是当然，为什么非让我做包子不可？”

“前些日子我嫌麻烦，让你代我出席朝议，你也说不愿意，对吧？”

“一般都是各部的尚书大人出席才对啊。”

“几年前，我让你假装不小心，故意在众人面前撞掉我最讨厌的那个令人厌恶的大臣的假发，让他那颗滑溜的秃头曝光，你也说不愿意，对吧？”

“我、我是……说过。”

“更早之前，我让你参加王都女装大赛少年组的比赛，好赢一百袋米，你也说不愿意，对吧？”

“……”

“还有，你小时候，我说要收养你，你也说不愿意，对吧？”

“……”

“你嘴上说不愿意，但真的会坚持到底吗？”

红黎深宛如发出胜利宣言一般优雅地挥开折扇，姿态像极了天下

无敌的王者。

然而这一次，绛攸并不想乖乖点头。

“我不愿意，我是您的部下。”

“那是当然，只不过借霄太师一用罢了，官阶仍留在吏部。”

“对方可是那个昏君啊！”

“有什么关系！凡事都要多多体验，好好努力吧。”

“可是……”

黎深打断他的话：“我已经决定的事，你以为我会让你有说不得的余地吗？”

“哦……”

面对满面笑容的长官，绛攸败下阵来。

绛攸从小被黎深收养，一起相处了十多年，再怎么说他仍——本人或许会极力否认——非常敬爱黎深，所以无法违抗黎深的意思。即使再讨厌这个命令，结果也一样。

于是，吏部侍郎（今天才刚刚任命的）李绛攸开始了忧郁的日子。

“好无聊……”

绛攸待在王宫的府库——图书室，索然无味地翻着书。

担任陛下的近臣已半个月，可绛攸仍漫无目标，既无事可做也无处可去。这都怪刚登基不久的十九岁新王无心国事，整日躲在后宫。

半个月前，绛攸奉直属上司之命前来赴任，担任陛下的近臣，结果至今连当事人的影子也没见着。身为国试有史以来最年轻的状元，仕途平步青云，享有“当朝第一才子”美誉，在年轻官员之中迅速崭露头角的他，出仕以来第一次体会到什么叫颜面无光。

“我居然每天什么事也没做，一直一直一直一直在浪费时间……”

绛攸极其愤怒。以前拜魔鬼上司所赐，连睡觉的时间也没有，但

如今做梦也没想到无所事事竟然会如此痛苦。

“全、全都是那个昏君的错……”

绛攸猛地一拍桌子，怒吼声响彻府库，引得另一个同在府库的人诧异地回过头。

“绛攸大人，你、你怎么了？”

听见那温和的声音，绛攸忽然回过神来。

“非、非常抱歉，邵可大人，忽然大吼大叫。”

“哦……你看起来非常焦虑。”红邵可露出一脸苦笑。

绛攸喜欢邵可沉稳的表情和诚恳温和的声音。他年纪分明与上司相去不远，个性却有天壤之别。若是平常，只要一边读书一边与邵可谈天，绛攸就会恢复平静。然而这一次完全不管用。

“……这样能不焦虑吗？！”

绛攸猛地抬起头。所幸府库只有邵可与自己，他于是把这半个月来累积的怒气倾吐一空。绛攸在人前总是自诩“理性如铜墙铁壁”，但因为邵可这位府库的负责人是少数几个令他尊敬的人之一，他便毫不客气地发起牢骚。

“当初我严词拒绝，可结果硬是被调来担任陛下的近臣。到现在都半个月了，那个昏君一直待在后宫不出来，也不处理朝政，害得我……无处可去、无所事事，又不能不上朝……那个混账昏君居然在寝宫找男人陪睡，还不是女人，我怎能不焦虑？！”

“呃，这……”

邵可无言以对。绛攸这番话句句属实，令人无法反驳，但也无法出于同情表示赞同。

“陛下或许有苦衷。”

“苦衷？！”绛攸瞪大双眸，“登基已经半年了！出席朝议的次数屈指可数，玉玺也是随便一盖，动辄整天待在后宫，每晚召不同的侍官陪寝，实在不明白他会有什么苦衷！”

“这……”

邵可再次无言以对。他犹豫了半晌，决定转移话题。但他毕竟不善言辞，话题转得很生硬：

“啊，对了对了，你知道吗……”

“啊？”

“其实，这座府库会闹鬼哦。”

“府库会闹鬼。”

绛攸对这件事实在很难左耳进右耳出。这倒不是因为会干扰他看书，就算鬼魂真的出现，绛攸也会不以为意，继续看书。重点在于另一件事，他才作了一个决定。

“绛攸，难得你有事找我。”来到约定地点的青年武官笑容满面，并不在意许久不见却板着脸的挚友，“但我看你那表情，好像不想见到我。”

“没错，我根本不想看到你。”绛攸不假思索地说，“但没办法，要是你能帮上忙，也只好勉为其难了。”

“啊？”

“我要捉鬼，帮个忙吧。”绛攸非常认真地说道。

当晚，两名青年走向府库。

“哎，想说你难得有事找我，居然是要捉鬼。”青年武官蓝楸瑛边走边笑得很贼，“没想到冥顽不灵、崇尚现实的你竟会说出‘鬼魂’这样的字眼。”

“啰唆，走路安静点。”

“真冷淡，我们不是一同参加国试并及第的朋友吗？况且国试时座

位相邻，我还把考试时去上厕所却迷了路的你顺利带回来。及第后又分到同一个部门，我们这么有缘，你为何却如此冷淡？”

“我和我的缘分叫孽缘！听清楚了，是一点也不好、令人避之唯恐不及的缘分！这次事出突然，况且武官中比较靠得住的也只有你，逼不得已只好委曲求全。这一点，请你牢牢记住！”

楸瑛惊讶地瞪圆了双眼。“要我牢记什么？放心好了，你也知道我很擅长应付女人。如果你是女人，我一定非常乐意奉陪。”

绛攸不禁血管爆裂——想起来了，这小子就是这种人！

“大白痴！你还是一样，整年都在发春！”

“你才是一点都没变，仍不离讨厌女人的口头禅。”

楸瑛无可奈何地摇摇头。“明明没有那方面的兴趣，却动辄就说讨厌女人，这样很容易被与陛下有相同嗜好的人误会。你天生一副俊脸，却口口声声说讨厌女人，小心被我队上那群恶心的家伙戏弄。你以后要是被男人扑倒在地，我也不会管你。”

朋友满不在乎地出言恐吓。绛攸则咬牙切齿道：

“你也好不到哪儿去！迟早有一天会被某个笨女人刺死！哈，到时候我至少会给你上炷香，顺便在你的墓碑上刻上：‘贺：牡丹花下死，做鬼也风流！’”

“哈哈哈，这主意不错。对了，绛攸……”

“干吗？走路安静点！”

“继续走没关系，只是这么一来就走反了。”

绛攸倏地停下脚步。

楸瑛面带微笑指着相反的方向。“真抱歉，打扰你精力充沛的步伐，但府库是在另一边，知道吗？”

绛攸颤抖着猛然转过身。

其实适可而止便好，但楸瑛继续刻意地去戳刺绛攸已达极限的忍耐力。

“你的路痴毛病看来已无可救药了。当朝第一才子其实是个超级路痴，必须佯装若无其事地跟在别人身后，才能抵达目的地，真不知道有几个人知道这个真相。”

绛攸忍无可忍，终于爆发了。

平安抵达府库后，绛攸拿着随手偷走的钥匙开门。整座府库一片漆黑，透着寒意的空间充满了旧书气味，不计其数的书柜隐没其中。理应感到熟悉，却似乎有种迷失在另一个世界的错觉。

绛攸点燃蜡烛，将手上的包袱摊在一旁的桌上。看到包袱里的东西，楸瑛不禁蹙起眉心。

“这是什么？”

“看不就知道了，包子。”

“啊？这形状还真是独树一帜，在哪家手艺差劲的点心店买的？能做成这副德性也算蛮有一套。”

绛攸太阳穴顿时暴出青筋——这些家伙全部都一样！

“东西只要能吃就好，和形状没关系吧。”

“该不会是你做的吧？”

“是那个人逼我做的！”

大约半个月前，绛攸第一次公开展示他做的煎饼式包子，接下来几乎每天都不得不奉上司之命做包子。可是技术丝毫没有进步，包子仍又扁又平。绛攸处理朝政一向能力出众，但似乎没有做点心的天分。

楸瑛闻言，随即爆笑出声——名副其实的捧腹大笑。

“哈……有、有办法逼你做包子的，全天下也只有吏部尚书红大人了，哈哈哈哈哈！”

“笑死吧！”

“哎呀……你做的包子可比稀世大书法家琅荣荣的遗作更珍贵啊。”

楸瑛一边笑到流泪，一边朝奇形怪状的包子伸出手。他还来不及摸到包子，手就被绛攸一把拍掉。

“怎么，吃一个有什么关系，这不是捉鬼时享用的点心吗？”

“笨蛋！这种时候还有闲工夫吃点心？”

“……”

那这些包子用来做什么？楸瑛不禁以目光询问，绛攸大摇大摆地应道：

“给鬼魂吃。”

“啊？”

“据邵可大人说，府库的鬼魂喜欢吃包子。”

楸瑛克制住残留在眼角的笑意，一语不发地望着老友。

“可恶，死鬼魂，还不快出现！”

一个时辰之后，绛攸躲在书柜暗处，心浮气躁地瞪着摆了包子的桌子。

楸瑛心想，这哪叫捉鬼，根本就和逮跑到厨房偷点心的小孩没两样，但他很识相地没有说出口。鬼魂能吃包子吗——这个念头也止于想想。他明白绛攸是认真的。

“你为什么那么在意府库的鬼魂？”楸瑛试着问道。

在王宫中，鬼故事并不值得大惊小怪。像某处的池塘半夜会浮出溺死的女人、某处房间吊死的尸体会四处徘徊寻找头颅等传闻不断流传，几乎每处都至少有一个鬼故事。

“我并不在意是否真有鬼魂这种东西，只要不妨碍我办公就好。”极端实事求是的绛攸斩钉截铁地说，“但问题在于这个鬼魂出现在府库。”

“哦？”

“府库一旦闹鬼，要是伤到邵可大人怎么办？”

邵可负责管理府库，几乎一整天都待在里面，有时还会留下来过夜。若是会作祟的冤魂，该如何是好？假如一开始不知道闹鬼也就算了，既然现在得知了，一向十分尊敬邵可的绛攸绝不会坐视不管。

“你真的很喜欢邵可大人。”

“你不是吗？”

“当然是。就许多层面来说，我由衷地尊敬他。真不明白为什么那么优秀的人会埋在这种地方？”

邵可终日待在府库看书，许多官员对此根本不屑一顾，认为那只是有名无实的虚职。邵可个性温和，也难怪一般人会如此看他。然而，真正的有识之人只要与他交谈上一次，便会立刻发现邵可不仅拥有高深的学识，还兼具灵活的思考方式，实乃旷世奇才。

一向以知识分子自居的绛攸也是自叹弗如。他真的无法理解国王与大臣们为何让邵可埋在府库，根本就是有眼无珠。

“还有，邵可大人他……”

“什么？”

“没、没什么。”

绛攸难得把话说了一半又打住。楸瑛固然纳闷，也只好转移话题：

“对了，我看你很闲嘛，你不是陛下的近臣吗？”

“别说了！”

听到绛攸语气之中再次点燃的焦虑，楸瑛放声大笑。

“真是辛苦你了。”

“你也好不到哪儿去，你的工作就是保护那个昏君，对吧？”

“没错没错，我也闲得发慌，才能奉陪。”

两人在文官与武官中本来都是最有前途的人才，现在却都无所事事，三更半夜拿包子当诱饵，准备捉鬼……绛攸觉得很窝囊。

“这样也好，代表天下无大事。”

“一点也不好！”